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管理概述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Academia Sinica

莊樹華

Shu-hua Chua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Academia Sinica

【摘要 Abstrac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於1955年，該所為一致力於近代史研究的單位。自1955年10月近史所徵集到外交部門的檔案後，近史所在檔案與研究的結合下，成為歷史資料的典藏單位。1966年12月，近史所開始收藏經濟部門的檔案，並成立檔案室。1988年設立一樓四層樓高的檔案館，以作為檔案典藏管理之專業單位。

本文就近史所檔案館對檔案的徵集、整編、典藏、利用等管理情形作一概述。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Academia Sinica was founded in February 1955 as an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pecializing in modern history. Since its acquisit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in October 1955, the Institute become an institution linked with special link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deposition of the documents of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December 1966, the Institute formally set up an Archives Office, In February 1988 a four-story Archival Building Completed, a fully modernized library establishment for collecting archival materials was thus realized.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including acquisition, arrangement, disposition,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關鍵詞 Keyword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管理 檔案整編 檔案保存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Academia Sinica, Archival Management, Archival Arrangement and Disposition, Archival Conservation



壹、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於1955年成立籌備處，1965年四月正式設所。近史所設立之初，環境、人力、經費均極為困難，不過在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以及歷任所長和全體同仁努力下，掙扎經營，由房舍之建築規劃，研究人員之羅致、訓練，研究計劃之整訂，圖書檔案之徵集、整編，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之建立等，數十年來的發展，已建立完整制度與規模。

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為豐富近代史研究的材料，徵集了與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最密切的外交、經濟部門的檔案，此兩批檔案為近史所主要的典藏內容，也緣於此，近史所才有檔案館的設立。在檔案與研究結合下，近史所培植了一批近代史研究人才；檔案與出版的結合，更擴展了國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風氣。

近史所的檔案室早期十分簡陋，隨著經費的擴充，及檔案的日益增加，至1988年2月，始有新型檔案館一座。同年，院方核准正式設館，設館主任一人，負責各項館務有關的行政事宜，首任館主任由研究員黃福慶先生兼任，1994年2月連任屆滿由呂芳上先生兼任，至1995年9月起由楊翠華女士接任。

近史所檔案館（以下簡稱檔案館）目前的編制包括館主任一名、執行秘書一名，編目組四人、閱覽組二人、史料編纂一人、檔案自動化一人。以上人員除檔案館主任由研究人員兼任，另有二名正式編審，其他均為約用助理，學歷背景均畢業於各大學歷史系或研究所。

貳、檔案管理與整編

近史所檔案館在接收檔案後，即以有限的人力與經費逐步開箱清點整理，整理編目方法亦經多年摸索改正。現行檔案整編流程大致為：徵集

檔案、燻蒸處理、分類、修裱、裝訂、編號、編製目錄、裝函入庫典藏、閱覽利用。另外，檔案館根據檔案的性質或製作微縮片或製成光碟片或出版史料叢刊。現將每個流程詳述於下：

一、徵集檔案

近史所檔案館典藏內容可分為外交部門、經濟部門、二二八事件史料、個人資料等幾大類別。現將每一類別檔案的徵集經過略述如下：

(一)外交部門檔案

1955年至1956年間，外交部先後移交三批檔案給近史所：其中屬1926年以前者共69箱，庫存本所至今；屬1926年以後者計55箱，外交部嗣於1966年原箱運回。早期因政府部門的顧忌，對於國民政府以後的外交檔案，遲遲未能開放。然而在外交史研究的年限不斷地往下移的今日，中外學者對1926年以後外交部檔案的需求度愈來愈高，尤其在國際研討會上，國外的學者總是質問：為什麼台灣的學者研究外交史都不用自己國家的檔案，反而只採用國外資料。基於此，在1996年初，由近史所主動和外交部檔資處聯絡，舉行座談，希望外交部能本著逾期檔案應開放利用及檔案集中典藏之原則，將1926年以後的檔案移交給中研院近史所。最後，外交部在考量國史館為國家檔案之當然典藏機構，將部份1926年以後外交部檔案移轉過去。許多重要的檔案則以「仍具參考」為由，保存在外交部原單位。外交部願意將檔案公開，固值得鼓勵，但因國家檔案法尚未通過，無法對已超過期限的機關永久性檔案作強制性的移交，造成學者在利用外交檔案時可能要跑近史所、外交部及國史館三個地方。

(二)經濟部門檔案

經濟部門的檔案最早接收於1955年12月，在



當時經濟部部長李國鼎先生的支持下，經濟部將清末大陸時期至戰後台灣早期之經濟部門檔案450箱移給近史所，以支援中國近代經濟變遷之研究。爾後，經濟部亦援此例，陸續將逾期檔案移轉給近史所（包括15,000張的中外地圖），二十餘年來經濟部先後共計移交了22批檔案。

然而面對數量日益膨漲的檔案，以有限的貯存空間，該如何篩選？這關係到檔案的鑑定問題。由於近史所為一學術研究單位，因此史料價值成為檔案徵集主要的判斷因素，通常館方會徵詢相關主題的研究者的意見並顧及檔案的完整性、特殊性、重要性及研究需求等，作為是否貯存的考量。如行政院物價督導會報改組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後，將原督導會報的檔案移交給近史所，由於該批檔案十分完整，有利於學者對該單位的研究。又如經濟部駐外單位的資料，前此，檔案館所蒐集的經濟部檔案中均無駐外單位資料，基於此批檔案的特殊性而予以收藏。至於近十年來逐年銷毀的經濟部行政部門檔案，由於數量過於龐大，視檔案性質擇要蒐集。

（三）二二八事件史料

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的典藏，緣起於1990年12月，政府為使大眾瞭解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的「二二八事件」真相，成立了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並行文各相關單位提供檔案資料，同時經研究小組決議，由各機關徵集而來的資料，交由近史所檔案館負責典藏。資料的來源除向政府有關單位商洽提供；二則搜集海外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三則為補充政府資料之不足，徵集散佚在民間的資料及口述歷史；四則搜集國內外的報章雜誌。由以上徵集管道可看出，最重要的機關檔案是由各單位提供，對於各單位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則無法得知，這在「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上亦是很大的缺憾。

四、個人資料

近史所檔案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雷震、傅正、于潤生、朱介凡、徐永昌、陳克文、趙恆惕、彭孟緝、劉峙等人。這些資料或經由私人管道或口述歷史的訪問彙集存放在檔案館。個人資料除當事人之經歷文件外，亦附帶個人所收集之文件，而這些文件之價值，往往不亞於個人資料。如傅正的個人資料中附有民進黨早期創黨過程的會議記錄，唯礙於合約之規定，必須存封十年之後才能開放。又如于潤生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的郵務發展，然其私人所蒐集上百張古地契，更為珍貴的史料。基於對捐贈者的尊重考量，檔案館會針對檔案的保存、整理、開放及出版等事宜和捐贈者簽訂合約。

此外，為配合研究需求，研究人員亦會留意地方性或私人家族的資料，由檔案館協助徵集，如台中縣豐原鄉公所及霧峰林家的家族資料，為研究台灣區域及家族史很好的史料。

二、燻蒸

近史所檔案館目前典藏的檔案約百分之七十為大陸運台檔案，此批檔案隨著政府輾轉播遷來台，其中外交部門的檔案保存狀況尚稱良好，至於經濟部門在移至近史所前存於台糖倉庫，飽受潮霉之禍。為使檔案不再繼續惡化下去，在檔案入庫前須先作燻蒸處理。目前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有一組燻蒸庫，可支援各所進行檔案除菌工作。除了對檔案作整理前的處理，檔案館亦準備將早期的檔案逐月回溯燻蒸，以防止菌蟲的危害。

三、檔案的分類

在檔案管理原則上，凡屬同一脈絡沿革的機關所產生的檔案，應組成一不可分割的全宗單位



，予以一全宗號，全宗號下再依檔案類別予以類別號，類別號下則編案卷號。但近史所館藏檔案基本上以外交部和經濟部門資料為最大宗，外交機構經過三次沿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及外交部），而經濟部門從清末到1937年正式以「經濟部」稱之，其間主管經濟事務之機構或從屬改隸，或紛歧並出，十分龐雜，若只賦予經濟部門檔案一全宗號，則無法辨識檔案的時代性。因此在分類上依機關沿革的先後予以不同的機關代號。

外交檔案先依最高行政層級分成總署、外務部、外交部。之後，再依檔案性質分為地方交涉、出使設領、中俄關係等三十多類別。至於經濟部門檔案分類先依行政單位層級分類，再依性質分類。其方法(一)以部、會等中央級單位為分類之第一步。(二)部會之下依組織狀況再作行政層級分類，如一般行政單位：總務司、人事室等；專業司處：如工業司、礦業司等。(三)各次級單位之下依其資料性質再作細分，如總務司下有組織法規、財產管理、土地案卷等。

由於行政單位之區分是分類的第一步驟，故部會之間的從屬關係，必須事先釐清。且分類方式應設法前後一貫，即同一性質檔案，不宜分置於不同單位。

四、裱褙與裝訂

檔案在作過初步的分類後即可開始整理。檔案的修護視檔案毀損程度作不同的處理，其過程不外先清除檔案中的一切金屬雜物、塵灰，然後以棉紙襯底，上糊裱褙，陰乾後將檔案依序排列；包括來往多次之公文正本、底稿、條簽、會辦單等，均應依時間順序裝訂，簽註、簽條應附於相應文件之前後，以免散亂。整理後的檔案，鑽孔穿上棉線，裝訂成冊。總之，檔案整理與裝訂需兼顧品質與效率，以便於保存與翻閱為原則。

五、編號

外交部門檔案依機關沿革分為總理衙門、外務部、外交部，各予以一機關代號，其下再依檔案性質予以類別號，各類別項下再予以案卷號。如01-02/2代表總署時期四國新檔的第二卷。經濟部門檔案亦依機關沿革賦予每一時期經濟主管部門一機關代號，其下是行政單位或專業行政單位代號，如17-01/1為實業部總務司第一卷。此外各省亦有固定代號，各級部會均可沿用，例如大陸時期經濟部檔案中的河北水利的第一卷，編號為18-20-01/1（18代表大陸時期經濟部，20代表水利司，01為河北省代號）。

另外「二二八事件」檔案，因徵集自各機關，特立專檔予以「228」代號，不同單位移轉的檔案各以A B C…代號區別。如警備總部移交的二二八史料代號為228-B。由於每一層級的代號均有其意義，管理者很快可從編號上了解檔案內容。

六、編製目錄

編目完成的案卷，須將檔案的案卷編號、內容、起訖時間逐一登記製成目錄，彙成一定數量後，再出版目錄彙編。目前近史所檔案館已出版有《外交檔案目錄彙編》一、二冊；《經濟檔案函目彙編》一、二、三冊；《中外地圖目錄彙編》一、二冊。目錄的出版有利於中外學者對檔案的利用，然而隨著圖書自動化的日益發達，近史所檔案館已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合作將製作完成的目錄上全球資訊網路（Internet）。為配合網際網路的發展，自台灣戰後時期的檔案，不再編寫書面目錄，直接輸入電腦。（參見檔案自動化）

七、裝函上架



編目完成的檔案存放在紙製布面的函套中（ $34 \times 24 \times 11\text{cm}^3$ ），每一函套上貼有函面，登記檔案所屬部會名稱、冊數、本函要目、資料起訖時間、檔案編號。依機關號及函套的流水號順序放入庫房檔架上。每一檔架均標明該檔櫃所放置檔案的機關代號，以利管理調卷。

八、庫房管理

近史所檔案館樓高四層，佔地1,642坪，每坪承受力為二千公斤。其中二樓至四樓設有庫房為檔案典藏之地。四樓為編目工作室，三樓闢有閱覽室、資料展覽室，及館主任辦公室各一，二樓除研究室外，設有微捲縮影室，樓下設有大型會議廳、討論室、閱報室及研究室。

檔案館庫房四週均留有迴廊，以防外牆水氣的滲透，為防紫外線照射，除通往各迴廊的庫門外，庫房為一密閉式空間，未設外窗。庫房內配置有海龍（Halon）防火設備。初期由於經費的考量，全館採中央空調及固定檔架，自本年度起將全面更新庫房空調系統，予以恆溫（ $22-25^\circ\text{C}$ ）、恆濕（相對濕度40-50）。檔架亦逐年更換為活動架，以增加典藏空間。

除二樓因設有研究室，只規劃大間檔庫一間外，三樓、四樓檔房均分五個區，每區均以防火門隔離。檔案的典藏則依機關代號之順序，由三樓第一區檔庫依次存放，目前二樓檔庫存放早期舊報紙（歸圖書館管理）、三樓則置外交部檔案及大陸時期經濟部門的檔案以及「二二八事件史料」，四樓則存放戰後台灣時期經濟部檔案。個人資料則闢有個人資料室一間。

庫房鑰匙集中管理，凡入檔案庫者均須登記出入時間。

九、閱覽利用

根據近史所檔案閱覽規則，檔案開放的對象

不限定研究人員，凡能提出身份證明者，均可利用，惟第一次使用者需填寫「外賓調閱檔案申請單」，經館主任批示後，始准予調借。讀者可根據目錄將所需資料填入「檔案調借單」，由工作人員入庫房取出，讀者不可進入庫房查閱檔案。凡已製成微縮片之檔案（如部份外交檔案及中外地圖）只可以微捲閱讀，不調借原檔。原件不利翻閱者，則先製成拷貝本，除必要外不可查調原檔。凡借調之檔案讀者可擇要抄錄、複印檔案，惟每次數量不可超過單冊二分之一。

檔案館根據「外賓調閱檔案申請單」、「檔案調借單」建立讀者資料庫，統計使用者的國籍、研究主題、通訊聯絡處以及使用檔案的內容。使用者資料庫的建立，不但便於管理者了解檔案的使用情形，亦便於讀者查閱前此其所用過的資料。

近年來利用近史所檔案館的人士，逐年增加中，從1994年7月~1995年8月的61人，420人次，到1995年下半年已增加為76人，246人次，1996年下半年更增為107人，307人次。綜觀利用近史所檔案館的讀者，以研究人員佔大部份，其次是各院校的研究生，社會人士中以「二二八事件」家屬查尋親人相關資料為最多。此外，或外交部、經濟部及政府部門若需調閱舊案卷，亦由檔案館主動代為調卷。

十、檔案自動化

為了史料長久、方便典藏及便於流通，除擇重要檔案出版史料彙刊外（見史料出版），近史所檔案館自1991年10月起始製作外交檔案及地圖的微縮影片（microfilm）。由於電腦資訊技術日新月異，目前檔案館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合作，先將已出版及整理好的檔案目錄上全球資訊網路（Internet），進一步再作外交部檔案的掃描，將資料儲存到光碟片。



此外，檔案館本年三月中旬，開始製作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美援會檔案的掃描計劃，預計在六月完成近十萬頁的檔案資料。

十一、史料的出版

中研院近史所創辦之初，郭廷以先生認為史料為史學之基礎工作，因此徵集外交部門和經濟部門的檔案，於是檔案之整理、編纂與出版，遂成為初期訓練人才的途徑，因此，研究與檔案的結合成為近史所早期學術研究的一大特色。自1956年以來已編就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共達15種124冊。

每一種檔案均以影印方式出版，事先的編纂工作包括：一、文件之抄錄、句讀、正誤及刪去重複部分；二、為每一文件製一卡片，記明日期、收發文者及主題事項；三、進行文件之分類，完成分類目錄；四、撰寫大事年表；五、編製重要職官表、重要人名、地名表、專門名詞異譯表，並繪製相關地圖。各類文件多半以清檔為主，以原檔增補。雖然年代不一，但詔諭、奏疏、函札、照會、咨文、合同、節略、則盡收其中。故出版品本身等同原始文件，對文件保存與學術研究均有直接助益。近史所早期研究人員的訓練多半得益於這項編輯工作。

近史所早期研究人員由整編檔案著手，作為進一步專題研究的基礎，所獲致的成果，極為豐碩，在1980年代以前近史所出版的四十種「專刊」中有三十四種，是利用外交檔案完成的著作。作者多半是參與史料整理與編纂工作的學者，每一專書都以史料翔實，注重史實為特色，而這種運用原始史料、注重史實的治史風格，正是史學界所樂道的「近代史學派」或逕稱為「南港學派」的由來。

又如「二二八史料」，近史所在接收各單位對二二八事件史料的提供後，本著史料公開的原

則，在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報告出爐後，即將這批史料公開給學術界及社會人士查閱。另外基於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著重要決策的前警備總部檔案，或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如：當年警備總部副總司令柯遠芬回憶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回憶錄，均為各界所關心的史料，因此近史所檔案館陸續出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以利大眾對此事件真相之了解。

參、館際合作

中央研究院雖只有近代史研究所設有檔案館，但不少人文所均或多或少典藏一些檔案史料如史語所藏有明清檔案、民族所有古文書資料中。為達到資源共享及支援各所檔案的整理工作，中研院於1996年設立檔案協調委員會，由劉翠溶院士任召集人，檔案館主任楊翠華女士任副召集人。

檔案委員會目前支援的計劃包括近史所典藏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安會）、美援會檔案的光碟掃描以及中研院經濟所、近史所與台灣省文獻會合作「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生管會）檔案的掃描光碟貯存計劃。

生管會為經安會的前身，生管會、經安會和美援會在戰後台灣經濟建設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台灣史成為顯學的今日，戰後的台灣經濟如何起步，已成為學界熱門的研究議題。由於生管會的檔案存放在中興新村省文獻會，同一性質檔案分置兩地，使用上極為不便，加以省文獻會檔案整理重點在於日據台灣時期的檔案，基於人力、物力的考量，如能透過館際合作方式，及早完成該批檔案的光碟製作，將大有助於學者對戰後台灣經濟起步的研究。

肆、結語



檔案為歷史學者所重視的第一手史料，以檔案支援學術研究一直是近史所檔案館的工作要項。近史所檔案館今後除加強檔案管理的各項硬體設施並希望藉由檔案的自動化，從事檔案的複製以兼顧檔案的保存及利用。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因百年來的戰亂與不安而分散各處，因此聯合目錄的製作，或各館藏資料的介紹，便顯得格外重要。近史所每半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針對台灣及大陸、歐美、亞洲各國有關中國檔案的典藏情形，不定期作介紹；此外，近史所與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編製《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一書，介紹台灣各機關（包括近史所、國史館、省文獻會、

省政府、立法院等）有關台灣經濟議題的史料。在檔案分散各地的情況下，如何讓使用者掌握檔案的典藏狀況，進而方便使用，是近史所檔案館努力推動的目標。

每個檔案館或因資料典藏的不同、機構屬性不同而性質迥異，不過，近代檔案是近代歷史的真實紀錄，是學術與文化的寶貴資產。開放史料、便利研究是檔案館事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檔案界不該再以保守國家機密、保護檔案為藉口，為檔案的利用設種種防線，以使檔案充分發揮作用。

（收稿日期：1997年5月2日）

中，近史所與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編製《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一書，介紹台灣各機關（包括近史所、國史館、省文獻會、省政府、立法院等）有關台灣經濟議題的史料。在檔案分散各地的情況下，如何讓使用者掌握檔案的典藏狀況，進而方便使用，是近史所檔案館努力推動的目標。

每個檔案館或因資料典藏的不同、機構屬性不同而性質迥異，不過，近代檔案是近代歷史的真實紀錄，是學術與文化的寶貴資產。開放史料、便利研究是檔案館事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檔案界不該再以保守國家機密、保護檔案為藉口，為檔案的利用設種種防線，以使檔案充分發揮作用。

圖書·資訊

